

民间记忆

似水流年

那年的“九斤姑娘”

李慧慧

近日,普陀大剧院上演了李云霄版《九斤姑娘》,因为时间的关系,没能去现场看一场,有点遗憾。看着海报,与“九斤姑娘”相关的许多记忆涌了进来,将我拉回那个久远的初中时代。

当时,我们班也有一个“九斤姑娘”,她出生时足有九斤重,刚好,那时流行越剧《九斤姑娘》,所以大家一直叫她“九斤姑娘”,直到现在,我都记不起她的大名叫什么。

分班前,我就知道她,她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一群人聚在一起,抬头第一眼,便会被她的高挑身材震住,那时候我还不知道“飒爽”这个词,就是觉得这女孩耀眼,马尾扎得又高又紧,走路带风,仿佛周身有看不见的气流在涌动。后来,她成了我们班的体育委员,每次集合,她站在最前面,朝我们咧嘴一笑,小麦色的肤色,牙齿白得耀眼,真的很难让人忽视。

大家知道她出生时体重九斤,却没有好奇过她为什么能长这么高。我没有看到过她的父母亲,只知道她家亲戚都长得蛮高大的,或许有遗传吧。无论是什么原因,出生时九斤的体重,自带故事感,何况她在同学中是那样不平凡。

运动会跑步,无论是长跑还是短跑,班里女生没人敢报名,她总是第一时间举手。体育课上长跑,我被老师点名跑得太慢,跑完以后蹲在操场边上站不起来,她却只是微微喘气。那时,她在我眼中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
我性子闷,总喜欢缩在角落假装看书,她总能从人堆里准确找到我,一巴掌拍在我肩上:“走,去操场跑一跑。”她有事没事,总提醒我跑步,可能怕我体育不及格,拖了全班后腿。临近中考,体育老师实在看不了我的成绩,提醒我早上到学校跑两圈。那段时间,初三的教室栏杆边站满了同学,都看着我一个人在操场里跑步,我有点难为情,红着脸艰难地跑着,后来为了杜绝大家的目光,我更早一点到学校,在学校外面跑一跑。

“九斤姑娘”是校运动员,她每次很早来到学校进行训练,如果老师还没来,她就会拉着我跑一段。老旧的操场,阳光倾泻在她肩头,我望着她跑步的身影,羡慕她在体育项目上的如鱼得水。那时候,她在我眼中就像夏日里的向日葵,明丽耀眼。在她的监督下,我的800米总算是及格了。

她性格豪爽,几乎没有看到过她与谁有小矛盾,有时候,别人发生争吵,她也能够很好地调解。那一刻,她真的很像越剧里的九斤姑娘,都是那样的聪慧机敏。

后来,听别的同学说“九斤姑娘”去体校了,再后来同学们都没有联系,通讯录里的名字渐渐落满灰尘。有一年回家,我在家里翻出来许多磁带,看到越剧《九斤姑娘》的磁带,又想起了那位同学。当时,想听一曲,发现家里的录音机早就没法播放了,再后来,那些磁带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。至于“九斤姑娘”就一直丢在尘封的时光里。

戏台会散场,少年会老去,可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。看到李云霄版《九斤姑娘》的演出,又想起了那位记忆里的“九斤姑娘”。越剧《九斤姑娘》随着时代的变迁,故事会调整,结局有差异,演员也不一样,但是“九斤姑娘”代表的形象是不会变的,她永远遇事从容、聪慧机敏、果敢通透。

我虽然一直没有那位同学的消息,但我想,她的生活应该不会差的,因为她像“九斤姑娘”那样,遇事不慌、热爱生活。我想,无论岁月如何打磨,她在某一个地方,一定像“九斤姑娘”那样好好生活着。

潮迹

张豪

此前在《我的故乡》中写了六井(鹿颈),我想有必要写一写西边的邻村潮面,两村同属于原来的定海石礁乡,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民生方面,好像是唇齿相依的亲兄弟。查阅古志,并未查到“潮面”这个地名的相关记载,指代此处的周边地区只有鹿颈这个地名。潮面,从这个名字的字面上理解,就是有潮水进来的一面,它告诉人们,这里曾经是海岸线。

据民国《定海县志》载,康熙四十年(1701),定海知县繆燧主持修建海塘,其中有一段是鹿颈塘,塘向南二百六十一丈,北一百七十五丈。据老一辈村民讲述,这段海塘堤坝的一部分遗址就是现今潮面村中直穿闹市区的柏油路,塘以东为鹿颈,塘以西为滩涂。

现在,村落往西不到一里为联勤海塘,大概就能推测,这里经过了百年甚至更久的年代,潮水不断地灌涌冲刷,滩涂淤积,海岸线逐渐向外延伸,把滩涂变成了广袤的肥沃田地。

在潮面居住的居民姓氏中,以董姓、黄姓、张姓等居多,据1994年版《定海县志》姓氏渊源记载,董姓于清康熙年间由宁波迁来,已传居十三代,黄姓于清乾隆年间由海盐朱家尖塘迁来,我们张姓祖籍便在宁波鄞县,直到现在的第九代,为时字辈。一百多年前的潮面地块应该还都是滩涂,先辈们或许是因为家族人多田少,不得已踏上这方海岛一隅垦荒种植讨生活,就好像朱家尖的棉增村,村民多是从宁波三北迁徙而来,在滩涂上垦荒辟地,种植棉花为业,逐渐形成村落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曾经潮面以西的田地种植有大片的棉花,棉花喜咸碱地,又是织布做衣的材料来源,既能满足自己家人的衣着,多余的又能卖钱,增加经济收入。我爷爷那一辈年

轻时开始,因家族人多地少,居无定所,又从潮面移居到了六井。

潮面村是一个典型的沿海丘陵村落,拥有耕地、山丘和部分海涂。其发展历程与舟山群岛的移民垦殖、盐业生产以及海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。潮面东挨鹿颈,南连叶家岭,东北为田畝,依山面海,开门见潮。聚落沿田畝呈弧形。原为五户头、海口、大墩、张家四个聚居群,连成一片,统称潮面。

《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》载,潮面位于乡境南部,辖2个自然村,约300户,900余人。解放初属盐河乡第十村,1951年属石礁乡,1953年属螺头乡,1956年属石礁乡鹿颈合作社,1958年称金星公社,后改称盐仓公社第五大队潮面生产队,1961年改称为潮面大队,属石礁公社,1981年改潮面村大队,1984年改为潮面村。村中以农业为主,耕地约800亩,山林138亩,产稻谷、番薯、油菜籽,兼营畜牧等。

潮面与六井以一条唯一的“村河”为界,共饮一河水,这条仅5米宽的河,像是一条把两村系牢的纽带,紧密相连。它们的关系似兄弟一般微妙,就如舟山与宁波,族系根脉相近,区划上也是合合分分。到2002年,潮面与六井合设六潮村民委员会。

似乎是因为传承了先人们勇拓海涂的精神,潮面的居民更具一种吃苦耐劳的毅力,种棉花,近海张网,开办水泥预制件场、石宕、轮窑厂、木板加工厂等等,各种行业兴起,发家兴盛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办起来的还有幼儿园、电影院、卫生站、文化室等,两村同享一所学校,名为“六潮小学”,共享一个农贸市场等,这些设施都集中在潮面的商业街上,村民称之为“大墩里”。

心灵隽语

AI时代,我更珍惜自己

夏苒婕



我看到AI写的文章,语句通顺、辞藻华丽,读起来朗朗上口,坦白地说,机器写的内容,文笔华美。

就像大学时候的校刊,有个同学的散文写得文采斐然,跟AI似的,有着堆砌的美感。但我写不了这类文章,漫无头绪地把各种拗口的辞采全堆上,会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词不达意了。

难道AI真的可以取代人类的文采?我们不需要再读书和写作了?非也!自身的独特性是机器永远取代不了的。

十年前,短视频刚流行起来的时候,我刷短视频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在分泌多巴胺,也充分感受到下一个视频需要更多的刺激

才能维系大脑的兴奋性。等我刷完一个小时后,我感觉自己很疲惫、很恶心。

但十年过去了,我竟然习惯了刷短视频,这让我感到恐慌。我目前在戒短视频,主动选择观看时长半个小时左右的长视频。尤其是晚上睡觉前,禁止刷手机。

过年前夕,千问APP很火,我也抢了优惠券,券真香,买蔬菜很划算。但当我使用千问的时候,发现AI算法把我的喜好安排得明明白白,它直接推荐一家店,那家店是我常常购买的。我意识到,如果依赖AI的话,容易丧失自己主动探索从未涉及的美食或新地方的能力和好奇心。

我选择主动屏蔽更便捷的方式,宁可选择看起来“老一套”的方式。就像我要用绿植装饰自己的房间,如果使用AI,它会快速排布妥当并把花卉的名字都告诉我,让我能快速布置起来。但我依然选择自己慢慢观察房间、去花卉市场挑选我中意的绿植。虽然麻烦并且进程缓慢,但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成就感和美好感是AI给不了的东西。

这就是属于自己的独特性。

写作,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,写了一半,卡住了,放一放,有了灵感继续写;有时候散漫地写,有时候逼自己今天必须完成一篇文章。看书,我会细细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,还打算在看完这批书之后入手全英文版的《哈利·波特》。

我也不是全然摒弃AI,在我查单词翻译或者搜索资料时,AI是非常好的工具。总之,身处便利的时代,我更珍惜自己的创造性、独特性,这是人永远不会被机器取代的秘密。